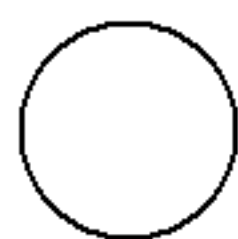


# 红旗



---

一九六七年

14





# 最高指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  
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  
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  
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  
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七年第十四期 目 录

**评陶铸的两本书**.....姚文元(2)

社论：**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 (17)

**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吴法宪(20)

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  
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24)

社论：**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抓革命，  
促生产”的伟大方针**..... (26)

**坚决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周洪生(28)

☆ 九月十七日出版 ☆



# 评陶铸的两本书

姚文元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疾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

形势大好。从文化领域中的大批判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一年激动人心的战斗，现在正胜利地进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大批判。这个大批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深入发展，是清除修正主义毒素的重大步骤，是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斗、批、改的思想动力，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深入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斗争。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书：一九六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简称《理想》），和一九六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简称《思想》），就是我们展开大批判极好的反面教材。它们是黑《修养》的“姊妹篇”，活龙活现地刻划出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历史的前进，总是使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挥拳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



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加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我是一贯革命的。”好，我们就用这两本书为主要材料，看一看这个“一贯革命”的人物到底“一贯”跟谁走，是在“革”什么“命”，到底在坚持什么“理想”，在鼓吹什么“情操”，在宣扬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

陶铸是哪一“派”？书中鼓吹的“理想”是哪一派的“理想”？只要看看他的自画招供就足够了：

一九五五年八月，正当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陶铸跳出来拍着胸膛宣布：“我们大家都是一派，这一派叫做中国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亲切地团结起来”<sup>①</sup>。“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大家”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为一方，资产阶级为一方。陶铸恶毒地诬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说什么胡适的反动思想仅仅是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后“才看得清楚”<sup>②</sup>，很明显，他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胡适之流的人物。陶铸所吹嘘的要“很亲切地”拥抱着在一起的什么“中国人民派”，实际上就是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同一个报告中，陶铸还无限同情地说：“目前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言为心声，一个“可怜”，一个“痛苦”，一笔勾销了反革命分子的可恨和残暴，把他同反革命分子心心相印的“精神生活”，活活地刻划了出来。这样精彩的“表态”，在收入本书时作为“摘要”以外的部分被删去了。

过了两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立刻在报上写文章大叫大喊，“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要减弱”，要“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sup>③</sup>。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统统成了一个“大家庭”中的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只管“领导生产”的“全民国家”即可实现。这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腔调，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的嘴脸。

再过两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当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鼓吹“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sup>④</sup>；在《革命的坚定性》中鼓吹什么要“面对大海”，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sup>⑤</sup>。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壮志，被他叫做“恶

<sup>①②④⑤</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第77、61—63、5、20页。

<sup>③</sup>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如何正确地处理广东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5月4日及5日《南方日报》。



劣的环境”；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打击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反党集团，他却狂叫要“经得起狂风疾雨的打击”。不须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场昭然若揭。

再过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伟大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及陶铸之流，则发狂地反对和抵抗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批判《海瑞罢官》刚开始，一场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生死搏斗迫在眉睫的时刻，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相”。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sup>①</sup>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杀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掩盖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好把钻进党内的一批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统统包庇下来。

什么“一贯革命”？一贯的反革命！可以说，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吹得五花八门的什么“理想”，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请看：

其一曰：“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sup>②</sup>。照这种反动透顶的“社会主义”理论，岂不是工业化了的美国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了吗？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办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依靠突出政治，依靠毛泽东思想所唤起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书中反复鼓吹的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依靠“物质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业的领导权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权阶层所篡夺。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尽是挨打的历史，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工业”<sup>③</sup>。陶铸俨然以一个蹩脚的历史教师的口吻向我们讲一篇中国近代史，当然是颠倒了的历史。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中国人所以“挨打”，主要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业，而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的走狗即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蒋介石这些卖国贼手里。自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帝国主义再想打我们，就

① 《文艺报》1965年第11期，第3页。

②③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51、45页。



得先想想自己的猪爪子有多硬。文化大革命越搞得彻底，毛泽东思想越是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打起仗来就越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把过去“挨打”统统归诸“没有工业”，这就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的罪行统统掩盖了，这就美化了那些在“发展工业”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走狗，这是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卖国主义腔调！

其二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sup>①</sup>。一句话，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乐主义。什么人给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灵魂，而且还可以廉价奉送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学！“共产主义”的外衣，极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陶铸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定义。照这个定义，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岂不是最符合“共产主义理想”了吗？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sup>②</sup>。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低层，永世不得翻身。而摆得很高很高以至极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资产阶级的“家”。“资产阶级参加过民主运动，他们搞工业有知识，不比地主那么腐败”<sup>③</sup>。对了，这就招供出你这些“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门家，而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所谓的“知识”，就是资本家如何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工人之类的知识。陶铸的“崇高理想”就是通过这一批爬得很“高”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行反革命复辟。今天，一批很“高”的资产阶级“权威”被革命小将拉下来了。

还有一种：伟大的理想，就是所谓要“真正要做到大家心情舒畅”。一九六二年，正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妖魔乱舞，毒草丛生的时刻，为了资产阶级能“心情舒畅”，陶铸在《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一文中，就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一定要发挥劳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sup>④</sup>（按：查陶铸的报告原文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呵！什么“三家村”，什么田汉、夏衍、吴晗、翦伯赞，什么海瑞、魏征、李慧娘之流，统统“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他们经过这一番脱帽加冕，不是就可以更“起劲”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了吗？乐陶陶地“大家很融洽、很舒畅”，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了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总有一家不“舒畅”，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无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日，就是资产阶级倒霉之时。资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时，就是无产阶级痛苦之日。二者必

①②③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112、95、50页。

④ 《思想·感情·文采》，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7—38页。



居其一。为资产阶级不“舒畅”而喊冤叫屈的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

陶铸说：他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对所有的人”包括资产阶级“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怎么会对资产阶级“有好处”呢？所谓“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是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全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

够了！上述这些材料，已足够使我们看清楚这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他坚持的是一条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爱的、想的、颂的是资本主义，他恨的、怕的、骂的是社会主义。这些文章中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改造党。

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码也要使社会主义思想占整个思想的百分之五十以上”<sup>①</sup>。人的世界观怎么可以用百分比来计算呢？真是荒谬绝伦。拆穿了，其实是一场十分拙劣的大骗局。这是在告诉资产阶级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把“百分之五十”的语言披上“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义。这两本书就是用此法写出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过这样向资产阶级“交心”的话：“资产阶级”只要“学会马克思主义”词句，就可以“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名、利双收。这就是所谓“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资产阶级看见这样忠实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

##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你要知道这两本书中宣扬一种什么“精神生活”吗？不须多看，取其“精华”就够了。这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加上奴才的“思想”。

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说过：“讲到政治的意义，总理已经明白告诉我们：‘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所以‘政治’的意义：就是要达到全国总动员之科学的方法，来管理众人的事，而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sup>②</sup>

陶铸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政治。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

①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49页。

② 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第二讲。





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我们‘管理众人的事’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讲清道理，使大家懂得道理，心悦诚服地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sup>①</sup>

陶铸无耻地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更准确一些，是奴才。你看他这种言论象不象奴才！？

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这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反动观点。没有抽象的“众人”，“众人”在阶级社会里，是划分为阶级的。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管理”，“管理”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处理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哪一个阶级掌握和运用政权的问题。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深刻地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 and 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sup>②</sup>。用毛主席这个观点去分析，政治，就是为巩固或推翻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政权而斗争；为保护或摧毁这一种所有制或那一种所有制而斗争；为夺取或维护这一阶级（集团）的利益或那一阶级（集团）的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压迫、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就不但代表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它政治活动的阶级内容，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就把反革命政治抽象地说成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直到搞“全民国家”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共同的手法。蒋介石所谓“管理众人”，就是血腥地使用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和屠杀广大的劳动人民，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说成是“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幸福”，还要用什么“总动员”去欺骗，卑鄙无耻到了极点。而奴才陶铸搬出这一套，则是要实现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把为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派利益效劳的奴才行为，说成是“为人民谋利益”，还要用什么“讲清道理”去欺骗，同样是卑鄙到了极点。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鼓吹什么“亲爱精诚的精神”，鼓吹什么“先知先觉”。陶铸原封不动地用上了：

“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孙中山先生的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社会上是有这种情况的：有些人进步快一些，有些人进步慢一些，只要他有上进之心，终归是可以进步的……”<sup>③</sup>；

“马克思主义者应要求人宽，要求己严……对党外人士不是要求很高，应象孙中山讲的‘精诚团结’……。”<sup>④</sup>

“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是抽去了阶级内容、脱离社会实践的历史唯心论的反动观

①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42—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8页。

③ 《思想·感情·文采》，第21页。

④ 陶铸1961年9月27日对广东“民主人士”的讲话。



点。毛主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sup>①</sup> 那些死不回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些累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硬派，并不是因为他们什么“后知后觉”，而是因为他们们的社会存在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杀人犯和苏共叛徒集团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上进之心”，而是因为他们他们是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所执行的路线不管有多少花招，只能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反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障碍、突破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沉重的以至残酷的压迫而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先知先觉”，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这个集中了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最高智慧的理论武器，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能越战越强，万难不屈，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今天陶铸吹捧这种反动的唯心论，是要使人们相信资产阶级“终归可以进步”，麻痹人民的革命警惕，帮助资产阶级混进无产阶级内部进行破坏。

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纯粹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语言！同一个词汇，不同的阶级赋予不同的解释。我们偶而也用这个词，那是指在一定革命目标下的团结，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斗争。我们从来是讲：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团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然而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却是抛弃原则、背叛社会主义方向、适合资产阶级要求的“精诚团结”！团结和斗争是统一体的两个相互矛盾着的侧面，没有斗争，也就无所谓团结。团结是相对的、过渡的，斗争是绝对的。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发展中一分为二，人们的认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sup>②</sup> 哪里有陶铸那种永恒不变的“精诚团结”。算命先生挂出一块牌子说：“诚则灵”，那是骗人的把戏。蒋介石用什么“精诚团结”掩盖内部的狗咬狗，作为灌输法西斯思想的工具，陶铸则破天荒地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用来瓦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书中还说：“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初期之所以能获得胜利，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顺应’了当时革命的客观规律”<sup>③</sup>。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胜利，不是归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政策，不是归于革命人民的斗争，而是统统归于国民党，这完全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说话。把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胜利果实送给国民党作捧场，

①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

③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67页。



这不是叛徒的腔调是什么？

够了！够了！这些肮脏的言论，难道不是暴露出陶铸“精神生活”深处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哲学的世界吗？

除了国民党反动哲学外，剩下的“思想”完全是黑《修养》中的垃圾。

《理想》一书不是欺骗青年说，什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不可分的”，只要装做“把工作做好”，就会得到“重视”“器重”“赞扬”以至“闻名全中国、全世界”吗？这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投机商的市侩哲学原封不动的翻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九六〇年二月接见民建会、工商联常务委员时，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献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就会来。”<sup>①</sup>这句话相当精炼地总结了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几十年“做人”的经验，概括了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人生哲学的“精髓”。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集体利益”，在他们这一小撮人统统是假的、骗人的，装出来给别人看的，是手段；而捞取“个人利益”、个人权力、个人享受则是真的，是目的，是丑恶灵魂的本质。这是资产阶级反革命两面派混进革命内部夺取权力的诡计。现在用来毒害青年一代，这种软刀子杀人的罪恶我们难道能容忍吗？

《理想》一书不是还欺骗青年说：“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sup>②</sup>吗？这也是从中国的赫鲁晓夫那里贩来的货色。在阶级社会中，是、非都有鲜明的阶级标准，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他在天津向资产阶级屈膝跪拜的丑行时，恬不知耻地说：“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sup>③</sup>。你看他多么“从实际出发”啊！“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这是多么“公平”的法官啊！这个工贼的“是非”是多么鲜明啊！这个资产阶级的恶奴才对自己的主子的“好处”是多么念念不忘啊！他训斥工人“不好”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态又是多么清晰啊！而《理想》一书作者对某氏的出卖灵魂的哲学，真是背得熟透了啊！

① 中国赫鲁晓夫：《同民建会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的谈话纪要》，（1960年2月12日）。

②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68—69页。

③ 中国赫鲁晓夫：《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5月19日）。



《理想》一书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sup>①</sup>。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完全抹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决不是什么“辩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一”岂不成了一纸空文！但仅仅这样批判，还是不够的，须知他之所以要宣传这种机械唯物论或庸俗唯物论，就是要宣传一种随波逐流、随时可以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不是吗？资产阶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可以从资产阶级出发，听资产阶级的话，以资产阶级利益为标准，“是就是、非就非”，于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可以冒充“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了。拆穿西洋镜，就是这么一个把戏。

陶铸不是还眉飞色舞地向青年说：“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就会有恋爱”<sup>②</sup>吗？这立刻使人想起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句荒谬的“名言”：“一条牛加一条牛仍是牛……但是一条公牛加一条母牛就形成了新的关系，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便成了夫妻的关系。一切东西都必须是矛盾的统一体。”<sup>③</sup>在他们这一伙人看来，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公牛同母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是按阶级划分的，按阶级关系结合的。男女关系也不例外。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就说过：“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个基本事实，被他们抹杀了，践踏了。他们这种庸俗透顶的语言，不能够损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一根毫毛，只能反映出他们一伙心目中的相互关系及其“修养”，就是“公牛加母牛”“男人加女人”之类资产阶级的丑恶不堪的东西。君不见大谈“修养”的那一伙人，无一不是腐烂已极的伪君子吗？

书中说，“一个人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决定其“成功与失败”，“就在于主观与客观的是否一致”<sup>④</sup>。你在国民党统治下究竟是怎样奴颜婢膝地把“主观”同“客观”去“一致”的，这“几十年”的“成功”中又是怎样同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致”的，难道还不该拿到光天化日下来吗？

## 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

一九五九年五月，正当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抛出他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的前夕，

①④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69、67页。

② 《文艺报》1965年第11期，第6页。

③ 中国赫鲁晓夫：《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1941年）。



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摆出一副“海瑞”的架式，公开地、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他一面说，人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蓬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sup>①</sup>

“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在你眼睛里，岂但是“黑点”，社会主义简直就是漆黑一团。用资产阶级的眼睛看问题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他们比瞎子还要瞎。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太阳”的社会主义光辉晒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不了，现形了，“流汗了”，“过份了”，这就是“太阳”的“过失”所在。其实，这正是“太阳”伟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神、臭虫虱子、细菌病毒，只有让它们见一见“太阳”的光和热，才会死亡；真正的劳动人民，正是在太阳光辉下锻炼得坚强起来的。不晒太阳，不流汗，身体怎么会健壮起来？咒骂“太阳”的“光和热”，其实就是咒骂无产阶级“过火了”，咒骂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过份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黑话，正好暴露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鬼物。

陶铸不是在《松树的风格》中赞美“松树”“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sup>②</sup>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是抵挡不住的，硬要向光明宣战，只能使自己从黑暗中堕落成更黑暗的地方去。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五年《理想》再版时，“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这句话，忽然改成了“以太阳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真是欲盖弥彰，绝妙地自我暴露出作贼心虚的贼子心肠！你删去“领袖”二字，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矛头是针对伟大的领袖的吗？如若不然，何必慌慌张张地删去？你在“党”前面添上“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了吗？如若不然，何必急急忙忙地添上？心中有鬼，脸上变色，就这样手忙脚乱了。一九五九年五月，陶铸不是在汕头一次报告中大喊“要学习海瑞的风格”以配合彭德怀的进攻吗？看来这个“海瑞”的“风格”并不那么“高”，本事也很拙劣。然而这一改，配合彭德怀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却是不打自招，铁证如山，无可抵赖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下旬，庐山会议开过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揭露了出来，修正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被彻底粉碎了。这位修正主义者在《胜利得来不易》一文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对

<sup>①②</sup>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9、4页。



“一小部分人”的“热衷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sup>①</sup>表示了不满。可是，这“一小部分人”是谁呢？不就有你吗？不正是你在文章中命令报纸上必须“刊登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尽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应该刊登”<sup>②</sup>吗？不就是你热中于暴露社会主义的所谓“黑暗”“黑点”吗？这是赖不掉的。正因为有他一份，这篇文章中，他对这“一小部分人”表示了无限的同情，说什么“我们提起这些人，是希望他们转变立场，首先把身心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里来”<sup>③</sup>。这是劝告破了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伪装成“转变立场”，混进革命的“行列”中来继续干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对无产阶级咬牙切齿的仇恨，对资产阶级无微不至的爱护，这就是陶铸的“感情”。剥去伪装的画皮，站着的就是这么一个恶鬼。

### 腐朽不堪的“文采”

装腔作势的文风，歪七歪八念都念不通的文字，硬要自封有什么“文采”，真是丑死了！活象那些附庸风雅的上地主，明明一窍不通，硬要摇头晃脑哼几句八股调一样。

虽然没有什么“文采”，书中却十分卖力地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陶铸忠实地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文艺纲领，同陆定一、周扬完全是一丘之貉。一九六〇年春，旧文化部夏衍、陈荒煤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开所谓“全国新闻纪录电影工作会议”时，就把《思想·感情·文采》这棵大毒草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大家“学习”。可见他们勾结之深。为了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陶铸几乎把文艺界流传的各种反动论点，什么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统统收罗进他的黑店中。下面略举一二，稍加驳斥：

“共产党员是讲感情的……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sup>④</sup>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感情，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感情。这里的“感情”指的是“爱”。“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要爱一切人”，就是要爱剥削阶级，爱叛徒，爱奴才，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向反动派屈膝跪拜的最无耻的行径。

“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作家的笔是他自己的，作家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我们应该让作家独立创作。”<sup>⑤</sup>这是赤裸裸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一切文艺创作，都是为一定的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阶级的政治而“自由”的文艺。任何一个

①②③④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第26、11、27、75页。

⑤ 《思想·感情·文采》，第33页。



人，包括作家，他的思想不管具有何种特殊的形式，都不是什么孤立的“自己的思想”，而是  
一定阶级思想的表现，是一定阶级的利益、愿望的表现，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的反映。七亿  
中国人民有七亿种“自己的”思想吗？当然不是，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即毛泽东思想；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即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  
的什么“创作自由”，什么“独立创作”，就是鼓动牛鬼蛇神“自由”地去攻击社会主义，宣传资  
本主义，而剥夺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他们的一切自由，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勾当服务。什  
么“创作自由”，不过是死心塌地当资产阶级奴才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sup>①</sup>这就是那个“反题材决定论”，其目的  
是在反对“框框”的借口下，反对革命作家努力去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反对努力去  
歌颂工农兵，反对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生活是多方面的”，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斗  
争生活，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抵抗历史前进的腐朽反动生活。我们应当以真正意识到自  
己历史责任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生活为主体，为方向，为歌颂和描绘的中心，通过这样  
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来反映我们这个史无前例的英雄时代，来反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和  
伟大胜利。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生活，只能作为批判、鞭挞、揭露的对象，决不能作为  
创作的主要的“方面”。“不拘一格”，总有一格，你心目中的“生活”，其实就是你赞不绝口的  
《三家巷》中那些资产阶级的下流情绪和靡靡之音，是一些在历史的垃圾堆中霉烂了的渣滓，  
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文艺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我看，它的作用有时也不在社论与报告之下。”<sup>②</sup>  
这又是胡风“写真实”论原封不动的翻版。任何文艺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中，都表现着作者的政  
治的倾向性，表现着作者的阶级的爱和憎，没有什么抽象的、旁观的“真实地反映了现实”。  
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  
立场上，才能够从本质上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进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歪曲工  
农兵、歪曲现实，则是它们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必然结果。提倡抽象的“写真实”，  
就是要反对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文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抹杀和掩盖文艺的阶  
级性，替那些美化剥削阶级、丑化无产阶级的大毒草找一个“理论”根据。这已经是资产阶级  
文艺武库中最破烂最陈腐的货色了。

“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  
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sup>③</sup>这就是“暴露黑暗”论，

①②③ 《思想·感情·文采》，第45—46、3、46—47页。



这是毛主席早就痛斥过的“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的反动理论的翻版。我们应当区别生活中的主流和支流。只有抓住主流方面，才能典型地反映出社会前进的本质。支流只能作为主流的一种陪衬，作为表现本质的一种手段，作为全局的次要的侧面，作为前进过程中局部的、暂时的曲折，不能当作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应当以写光明为主，以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即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主，以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震天撼地的英雄气概和斗争智慧为主，以塑造我们时代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而不是什么“好的方面”“坏的方面”一半对一半。写人民公社，当然要充分歌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难道还需要把各种发展过程中的缺点错误统统罗列出来吗？有一支歌，叫《人民公社就是好》，难道还需要同时再加上一句“人民公社有缺点”吗？夸大、渲染和恶毒地捏造那些局部的、个别的现象，这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造谣诽谤的老谱，这位老右派不过依样画葫芦罢了。以歌颂光明为主需要回避矛盾吗？需要回避敌人的挣扎和反扑吗？需要降低冲突尖锐性吗？不需要。社会是在阶级斗争中前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总是在同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剧烈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只有通过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典型的历史概括，才能够深刻地而不是表面地、雄伟地而不是贫弱地把光明、胜利、英雄人物写出来。陶铸的“暴露黑暗”论，将同他黑暗的灵魂一起，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 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人们不难看出，陶铸完全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是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是一个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书中贩卖的那一套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和其他毒素，要进行彻底的消毒。

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但是为了在无产专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点革命的外衣来伪装自己。此人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是他的惯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这种伪装就立刻会拆穿，原形就会毕现。这两本书，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吗？

凡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都是篡党的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无耻地自我吹嘘。陶铸抛出这两本书，不但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





准备，也是扩大他们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权力的一种手段。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西行纪谈〉序言》，这《西行纪谈》原来叫做《随行纪谈》，就是他带着几个黑秀才“随”着他出去四处游荡，然后他信口开河议论一番，黑秀才们就当作圣旨一样“记”下来，加以修饰，在报上发表。“纪谈”，就是“记”他的“谈”话。这样，居然“共得二十七篇”！居然都拿出去发表！居然由他本人定名，作序，题字！这不是明明自己想当“南霸天”吗？《理想》及《思想》，在宣传那些反动观点时，充满了这类炫耀权力的自我吹嘘。他是要用这些“作品”，作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的舆论准备。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那样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得那样突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的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从这个反面教员中，我们不是可以找到识别赫鲁晓夫式人物的一个重要教训吗？

陶铸是一个卑劣的实用主义者。他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为了推销修正主义，为了攻击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忽而显出极右，忽而装作极“左”，以腐蚀、迷惑和欺骗那些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以保护自己不被揭露。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



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他们越是要掩盖已经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别“过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的面貌，如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明明是贼，偏要装圣贤，明明是极右的公开宣布同资产阶级“心连心”，偏要忽而跳到极“左”的“怀疑一切”。然而矛头却始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二楚了。

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当一种反革命阴谋被识破后，敌人又会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这些败类是逃不过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的。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在大批判中，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应当更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

《红楼梦》第五回里有一首曲子，叫做“聪明累”，头两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自以为“聪明”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在暗底里玩弄了许多“机关”，一直到陶铸发明的“著名”的“换头术”（即为了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在照片上突出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把他的头像剪下来装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可算登峰造极了，但到头来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这样一种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的蠢人。玩弄阴谋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广大群众一起来，什么坏事也隐藏不了。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坏蛋们必然垮台，这就是历史的判决。这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无论如何挣扎，如何诡辩，决计逃不过这个历史的判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毛泽东思想的闪闪金光照耀着全中国、全世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的人民是勇敢的。我们一定要把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来自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扑、攻击、造谣、挑拨，来自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种种诬蔑、歪曲、诽谤、叫喊，决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只能够证明他们自己无比的愚蠢和日暮途穷。同志们，举起双手欢呼这涤荡中国大地的大风雨吧！毛泽东思想是无敌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将会看见：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段伟大而曲折的道路后，一个空前强大、巩固和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如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给予二十世纪的吃人魔鬼们以更沉重的打击。



# 社论

## 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 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的发表，是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颗重型炮弹。这篇雄伟有力的讨敌檄文，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开展。

革命的大批判，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各单位斗、批、改的推动力，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步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空前大好。当前，最重大的任务是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推动各单位斗、批、改，最关键的问题是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革命的大联合，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在无产阶级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从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天起，就高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民主革命是这样，社会



主义革命是这样，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毛主席最近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工人阶级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最新指示，做革命大联合的模范。

工人阶级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有共同的敌人，有共同的革命目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工人阶级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们只有联合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各地区和各单位斗、批、改，才能彻底打倒他们。

在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严重斗争面前，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我们有什么理由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团结就是力量。工人阶级有一切理由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团结起来，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而没有任何道理闹分裂。

现在，有些地方，为什么工人阶级内部分裂成为两派，联合不起来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最害怕革命的大联合。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他们就必然成为孤家寡人，彻底垮台。为了逃避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斗争，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要阴谋，施诡计，挑拨离间，欺骗蒙蔽，操纵利用，制造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

一小撮地富反坏右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总是要施展各种卑劣手段，进行煽动，制造分裂，煽阴风，点鬼火，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妄图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

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但是，它也会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由于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以及“怀疑一切”等等以右的或极“左”的形式出现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侵蚀，在工人阶级内部就出现了以小资产阶级派性代替无产阶级党性的现象，妨碍了革命的大联合。

追根溯源，工人阶级内部分裂成两派，是中国赫鲁晓夫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遗留下来的恶果。



只有扫除这些障碍，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必须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识破和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克服自己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利用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阴谋活动，妄图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谓“五·一六”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彻底粉碎。

工人阶级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联合起来，而不应该分成这个派那个派，闹派性。派性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宗派小团体，不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无产阶级。闹派性，闹分裂，就是不革命，就可能被阶级敌人所利用，走到邪路上去。

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中，工人阶级要向前看，不要算旧账，多作自我批评。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工人阶级应该具有这种远见卓识和宽阔胸怀，善于团结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团结那些和自己的意见不同、甚至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

工人阶级群众中，觉悟不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这种矛盾，完全可以用毛主席**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来解决，不需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革命觉悟比较高的革命群众，应当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受蒙蔽的阶级弟兄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共同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目前正在掀起的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必将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革命的大联合，又必将推动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开展，为各地区和各单位斗、批、改创造良好的条件。革命的大联合，是当前革命形势的迫切需要，是工人阶级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同愿望。

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革命的大联合万岁！



# 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

吴法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以无与伦比的气势，沿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天才的舵手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奔腾向前。

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柱石。它不仅善于同拿枪杆子的敌人作战，而且善于同拿笔杆子的敌人作战。这是一支文武双全、举世无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环境下，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这座伟大的长城，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国防，就不可能有坚强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大民主，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教导说：“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积极投入“三支”“两军”工作。“三支”“两军”，是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我军的光荣使命，是对我军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我军广大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团结广大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英勇的冲杀，给资产阶级司令部以毁灭性的打击。同时，积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大大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林副主席说：“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又总是反过来大大鼓舞和教育了军队，成为锻炼和提高军队政治觉悟的革命熔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热斗争，使我军广大指战员，获得最大和最好的锻炼，大大增强了阶级斗争观点和群众观点，大大密切了军民关系，大大提高



了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大大加速了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进程，把我军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极大地加强了我军的战斗力。

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我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

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坚，是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先锋。没有他们，便不能造成轰轰烈烈的革命声势，便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态度，实质上就是对待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态度，就是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只有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才能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看清各个群众组织的政治方向，才能真正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就会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亲，不管他们人数多少，困难多大，都会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挺身而出，毫不动摇地坚决支持他们。

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必然会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对和破坏，他们煽动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对军队施加种种压力，妄图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拉我们背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分裂和破坏我们的革命队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会站得高，看得远，立得稳，顶得住。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表现。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三支”“两军”工作中根本的根本，关键的关键，中心的中心。毛泽东思想是最强大的精神力量，是一切胜利的源泉。“三支”“两军”的过程，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就是要帮助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毛泽东思想在广大群众的头脑里扎下根来。林副主席说：“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就能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



**首要问题。**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辨明方向，认清敌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对待持有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我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向他们说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促进他们的革命大联合，而不是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派。他们做得对的，就支持，做得不对的，就劝阻。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正确对待同自己有某些分歧的组织，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模范行动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干部的大多数，“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领导班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林副主席也指出：“政权就是这个班子的问题，班子搞好了，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有保证。”我们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班子，加强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把人民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传播给他们，帮助他们掌好权、用好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只有跟上靠下，才能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完成毛主席赋予我军的光荣任务。跟上，就是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高瞻远瞩，成竹在胸。对毛主席的指示和部署，我们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背离，决不干扰。要多请示，多报告，时刻把自己置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绝对领导之下。靠下，就是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核心，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三支”“两军”中，对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对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要满腔热情地爱护；对不同意见，要认真地听取；





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要谆谆善诱地启发他们自己认识和纠正。遇到问题，不要包办代替，放手让他们去做，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成长。

“三支”“两军”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学习的最好的过程。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们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他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英勇事迹，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更加坚定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在革命群众面前，我们永远是没有毕业的小学生。

毛主席教导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三支”“两军”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由于缺乏经验，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有了错误，就要欢迎人民群众批评指出，爽直承认，公开检讨，并且坚决地改，迅速地改，痛痛快快地改，认真地改，彻底地改。只要认真改了，就可以取得经验，取得广大革命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人民解放军最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热爱自己的军队。广大革命群众牢记毛主席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的教导，支持解放军的一切革命行动。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总是满腔热情地帮助我们改正。他们把爱护解放军，维护解放军的威信，看成就是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维护亿万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是我们战胜阶级敌人的力量源泉，是做好“三支”“两军”工作的重要保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拥军爱民”的号召，是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正确处理军民关系的总原则，是鼓舞我们夺取新胜利的巨大力量。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勇敢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大的爱民。我们要永远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尽最大责任，爱护和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革命群众，同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打倒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实际行动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举世无双的英雄军队。人民解放军，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写下了最壮丽的诗篇，立下了最伟大的功勋。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担负了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无限忠心于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无限忠心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做，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高贵品质。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绩。

他们和广大群众在一起，在工厂、在农村，积极贯彻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揭穿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生产的罪恶阴谋，保卫了社会主义建设，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他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心连心、肩并肩，爱革命派之所爱，恨革命派之所恨，急革命派之所急，帮革命派之所需。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压制、遭迫害的时候，人民子弟兵挺身而出，积极地支持他们，坚决地保卫他们，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广大革命群众，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这样一支伟大的革命军队手中，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这是千百万劳动



人民的幸福。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是这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擎天柱。

正因为有这样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我们才能够在七亿人口的中国，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民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夺权斗争，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由于阶级斗争极其错综复杂，“三支”、“两军”任务繁重，缺乏经验，因此，有些地方人民解放军的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缺点或错误。历史上任何大革命的经验，都无例外地证明了大革命中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或错误。

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热情地帮助人民解放军。应该相信他们中间某些犯有缺点或错误的干部，是能够很快改正的。事实正是如此。他们一旦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以很快的速度、很诚恳的态度、很大的决心，向群众公开检讨，以实际行动坚决改正，赢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的革命军队。她从诞生以来，一直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建立起来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壮大的。尽管钻进党内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彭德怀、罗瑞卿等，力图按照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但是他们的企图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抵制和强烈反对。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他们所实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人民解放军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可靠支柱。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高举拥军的旗帜，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爱护人民解放军，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威望，真诚地从各方面协助人民解放军做好“三支”、“两军”的工作。我们要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本文已于八月十九日由新华社播发〕





# 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冲天干劲。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工农业生产取得了新的巨大成绩。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标志着我国的工业生产、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我们的面前，是一片光明，一片大好形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今年春，林彪副主席说：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帅，来促进生产。

生产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到当前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城乡人民的生活，而且关系到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决策的实现，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发展，关系到对越南人民和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援。对待抓革命、促生产的态度，是鉴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重要标尺。

社会主义生产是统一的整体，各生产部门一环紧扣一环。一个部门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其他一些部门，甚至可能影响全局。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树立全局观点，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勇敢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为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努力。

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为了挽救自己覆灭的命运，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蒙蔽一部分群众，妄图挑起武斗，妄图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一种虚弱、绝望的表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高度警惕，彻底揭露和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坚决刹住武斗歪风。应当看到，多生产一吨煤，多开出一列火车，都是对阶级敌人的有力打击。

工农业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充分发挥在革命和生产中的骨干作用，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继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通过革命的大批判，掀起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革命的大联合，是搞好革命和生产的基本保证，也是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强烈愿望。抓革命、促生产，靠少数人，靠小团体主义，是搞不好的，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把千百万群众组织到革命和生产的行列中来。如果置国家生产于不顾，用小资产阶级派性代替无产阶级党性，热衷于争夺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甚至上阶级敌人的当，参与敌人挑起的武斗，那就违背斗争的大方向，破坏革命的大联合，会给生产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一切群众组织，一切革命群众，都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

那些暂时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地方，各个群众组织之间，即使存在着某些分歧，也应当把革命利益、无产阶级整体利益、国家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求大同，存小异，绝不能把观点的某些分歧带到生产中去，绝不能在生产岗位上搞辩论。要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共同就搞好生产、保证产品质量的问题，达成协议，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尽快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认真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是当前抓革命、促生产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干部要作阶级分析。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大多数是要革命的，只要他们决心改正错误，就应当鼓励他们站出来工作。不敢使用干部，不支持干部参加运动、参加工作，就谈不上对他们的帮助和教育。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胆使用干部。他们对生产比较熟悉，有组织和领导生产的经验。领导生产的班子，应当而且必须有革命干部参加。

一切革命的和要革命的干部，应当正确对待革命群众和群众运动，彻底改变不正当的精神状态，该说的敢说，该做的敢做，该管的敢管，有缺点就克服，有错误就改正，虚心向革命群众学习，同他们一起，积极主动地把革命和生产的重担挑起来。

工人阶级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坚守生产和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国家的生产和建设任务。对于那些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职工，应当动员和欢迎他们迅速返回本单位；对于某些被坏人挑拨以至中断和停顿的生产，应当动员全体革命群众共同努力，迅速恢复；对于那些坚守生产岗位，在生产中做出成绩的人，不论他参加哪一个组织，或者没有参加任何组织，都应当表扬；对于一切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无故旷工、破坏国家财产、破坏劳动纪律等等不良行为，要进行坚决的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亿万革命人民对中国赫鲁晓夫的大批判，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真正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广大的工人农民，必将在抓革命、促生产的道路上，给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带来伟大的贡献，必将在人类历史上作出许多为目前人们意料不到、但又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奇迹！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 坚决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周 洪 生

团结干部的大多数，大胆使用革命干部，是当前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没有革命干部参加，就没有革命的“三结合”，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完成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

**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二十三条”指出：“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一般情况下，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多数；在整个运动中，要逐步做到“依靠干部大多数”。“十六条”又强调了 this 思想。

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干部队伍作全面的分析，做到



心中有谱。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对大多数干部的功过，要有恰如其分的评价。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虽然中国的赫鲁晓夫长期以来极力推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但是，总的来看，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是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这个信念，不能动摇。

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包括那些犯过若干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肯作自我批评、愿意改正的干部。对干部的错误，要作分析。有些是原则性的，有些是非原则性的。对于那些犯错误的干部，要“一看、二帮”，要相信大多数是愿意改正和能够改正的。要允许人家革命。对干部，主要看他的现在和将来。只要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一时犯了错误，并且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就要大胆使用。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错误的领导干部，能站出来的都要站出来，都要站出来工作。

有的同志对干部不作阶级分析，而以是否支持“我这一派”作为鉴别干部好坏和能否使用的标准。这是“私”字作怪，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作怪。这种把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放在革命利益之上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极不利于团结干部的大多数，并且容易被坏人所利用。

在干部中，确有那么一小撮坏人，是需要揭露和打倒的，这就是那些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和叛徒，就是死不回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看到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就整个干部队伍说来，他们只是极少数人。

现在，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利用革命队伍中有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小资产阶级派性，刮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切切不可上当。我们必须彻底打退这股妖风。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想的扰乱和坏人的挑拨离间，坚决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大胆使用革命干部，做执行毛主席干部政策的模范。

一切愿意革命的干部，要打消顾虑，到群众中去，在群众斗争的风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向革命小将学习，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帮助，认真改正错误，改造世界观，勇于挑重担，为人民立新功。

